

张幼平
编选

俄罗斯

Elucisanwen
boimianjingxuan

散文

百年精选

中国华侨出版社



俄罗斯

Eluosisanwen
bainianjingxuan

散文

百年精选



张幼平

编选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散文百年精选 / 张幼平编.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6.10

ISBN 7-80222-204-4

I. 俄...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5689 号

俄罗斯散文百年精选

编 选: 张幼平

出版统筹: 方 鸣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喆

特邀编辑: 文 欢 方 伟

版式设计: 牧童之春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毫米 × 1030 毫米 1/16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20

彩 插: 12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222-204-4/I · 9

定 价: 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声明: 因中俄友好文化年, 受出版时间所限, 无法一一与译者接洽, 请见谅。有关事宜请与中国华侨出版社责任编辑联系, 联系电话 (010) 64443832。

出版说明

俄罗斯文学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产生的文学大家、巨匠浩若繁星。早期俄国社会凝滞，文学一直处于西欧学徒的地位。但从十九世纪普希金开始，俄国文学开始摆脱单纯效仿的状态，致力于表现俄罗斯民族特性，艺术上也渐渐显露出与西欧不同的特质。果戈理开创了俄国现实主义的流派——“自然派”，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作家脱颖而出。屠格涅夫以其卓越的艺术，首先赢得欧洲文学界的认同，并且成为俄国与西欧文学交流的桥梁。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内心世界的深刻洞悉震惊了世界，被西方现代派公认为鼻祖。托尔斯泰崇高的道德、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使其在世时就被奉为文坛泰斗、世界的“良心”。更不用说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契诃夫，苏联文学创立者高尔基，写出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的扎米亚京，比拉美文学早好几十年就创作了魔幻现实主义巨著的布尔加科夫……他们以辉煌的巨著，彪炳史册。

中俄的文学交往也有百余年的历史，译介的名家名作数不胜数。这些著作不但增进了我们对伟大邻邦的了解，更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更新的重要资源，发挥了别种文学无法比拟的作用。鲁迅先生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曾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值此中俄友好文化年，我们更感到有必要向广大读者介绍北方邻邦的伟大文学成就，促进中俄文化交流。

此系列书名曰“百年”，并非局限于俄罗斯最近这一百年的文学，而是指中国接受传播俄罗斯文学的一百多年。因此所涉及的作家既包括十九世纪的文坛巨匠，也包括影响深远的苏联作家，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了流亡海外或国内被压制的优秀作家。限于篇幅，最后选定小说二十篇，散文四十九篇，分为小说卷、散文卷。译者均为国内俄罗斯文学翻译名家，且每篇后都有专家所做的导读与点评。这些作品，或哀婉、或悲凉、或怪诞，题材有别，风格各异，却都是深邃思想与精湛艺术的完美结合。但由于水平所限，虽力求无所疏漏，却总不免遗珠之憾，敬请读者指正。

目 录

Contents

俄罗斯风情

暴风雪	阿克萨科夫 (王忠亮 译)	002
郊 游 (一个南方人来信的片断)	格里鲍耶多夫 (吴泽林 译)	007
一八二九年远征时的埃尔祖鲁姆之行 (节选)	普希金 (刘文飞 译)	010
麻雀山	赫尔岑 (巴 金 译)	021
高加索人	莱蒙托夫 (磊 然 译)	030
树林和草原	屠格涅夫 (张守仁 译)	034
彼得堡的角落 (摘自一个年轻人的笔记)	涅克拉索夫 (张敬铭 译)	040
农夫玛列伊	陀思妥耶夫斯基 (刁绍华 译)	045
乡村生活	托尔斯泰 (夏忠宪 译)	050
寄自西伯利亚	契诃夫 (田大畏 译)	055
“客 人”	高尔基 (孙新世 译)	061
秋	蒲宁 (戴 骢 译)	066
林中小溪	普里什文 (安 荣 译)	071
俄罗斯纨绔子弟	勃洛克 (寒 青 译)	075
寒冷的夏天	曼德尔施塔姆 (安 冬 译)	079
莫斯科	布尔加科夫 (徐昌汉 译)	083
——时空变化的万花筒		
黄 光	巴乌斯托夫斯基 (潘安荣 译)	090

生命随想

关于爱情的随想	卡拉姆辛 (刘宗次 译)	096
我的命运已定。我要结婚……	普希金 (刘文飞 译)	101
应当爱俄罗斯 (摘自致亚·彼·托伯爵的信)	果戈理 (刘季星 译)	104
鵙 鸟(之一)	屠格涅夫 (张守仁 译)	106
玫 瑰	屠格涅夫 (张守仁 译)	108
《落叶》(节选)	罗扎诺夫 (郑体武 译)	110
我不能沉默	托尔斯泰 (张孟恢 译)	119
时 钟	高尔基 (张佩文 译)	130

火 光	柯罗连科 (张铁夫 廖子高 译)	135
毒蛇的自白	安德列耶夫 (戴 骢 译)	137
意象主义宣言 (一)	叶赛宁 (吴泽霖 译)	142
我的一天	奥斯特洛夫斯基 (王语今 孙文英 译)	146

——为《世界上的一天》文集写的短文

一粒沙	巴乌斯托夫斯基 (潘安荣 译)	150
树的生活	普里什文 (非 琴 译)	155

文学肖像

略谈普希金	果戈理 (刘季星 译)	162
我所见到的别林斯基	屠格涅夫 (张守仁 译)	167

(写给恩·阿·奥斯诺夫斯基的信之一)

记忆的断片	吉皮乌斯 (郑体武 译)	172
-------------	--------------	-----

——回忆索洛古勃

天灾人祸之时	勃洛克 (寒 青 译)	184
自传随笔 (节选)	阿赫马托娃 (刘文飞 译)	198
谢尔盖·叶赛宁	高尔基 (孟 昌 译)	210
遥远的回忆	托尔斯塔娅 (郭家申 译)	217
《安全保护证》(第一篇节选)	帕斯捷尔纳克 (桴 鸣 译)	223
落叶萧萧 (节选自《日出之前》)	左琴科 (戴 骢 译)	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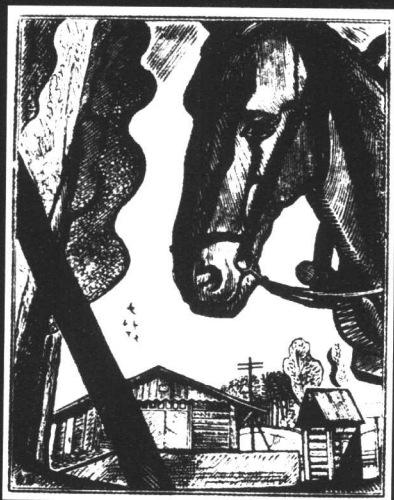
往事如烟

遗 囑	果戈理 (刘季星 译)	244
致果戈理的一封信	别林斯基 (刘季星 译)	249
家书六封	托尔斯泰 (刘季星 译)	259

——致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

一九〇二年日记	勃留索夫 (贾植芳 译)	266
日记三则	沃洛申 (许贤绪 译)	276
书简四篇	帕斯捷尔纳克 (刘文飞 译)	283
致帕斯捷尔纳克	茨维塔耶娃 (刘文飞 译)	295
致莉·尤·布里克、奥·马·布里克	马雅可夫斯基 (郑敏宇等 译)	302
致高尔基的信 (五封)	皮里尼亚克 (君 智 译)	307

关于插图



俄罗斯风情

暴风雪

阿克萨科夫 / 著 王忠亮 / 译

氤氲泛白的天空中没有一朵云彩，茫茫雪野上没有一丝风。模糊不清的红日从并不太高的中天滚向并不遥远的西方。凛冽的严寒封住了大自然，压榨、鞭挞、刺灼一切生物。然而，人却善于同自然界调顺情感，和缓它的暴戾；俄罗斯庄稼汉不畏严寒。

一个并不庞大的货车马队沿着一条如同农家雪橇轧就的那般狭窄的乡间小路——莫如说是轨迹——吃力地爬行着，这条非人脚踩出来的路好像是不久前刚刚铺就在这一望无际的雪原上。雪道承受重压，发出尖厉刺耳的声响，钻入不习惯这种声音的耳朵里，好不耐烦。庄稼汉们身着熟皮短大衣、皮袄、农织无领上衣，巴什基人惯戴的不透气的尖顶大耳皮帽一直拉到额头上，欢快地跟在自己的大车后面跑着。他们身披白霜，帽结冰碴，微微咧着嘴角，从里面喷出团团白气，如同大炮刚射出炮弹后尚未遁迹的硝烟。他们蹦蹦跳跳，说说闹闹，你推我搡，不时有人被从狭窄的路上挤跌到旁边的大雪堆里，手抓脚蹬，挣扎半天才会从雪绒垛里爬出来，重新回到踩实的路面上。于是便传来一串串俄罗斯俏皮话，那种令人备感亲切的讥讽言词：“你咧咧得还不够劲儿，”一个对另一个说。“舌头有点儿发烧，天这么热，烤烤吧！”——“别胡扯瞎掰啦，”另一个也不让份儿，“你自己个儿冒汗都冒打颤儿啦！”大家听罢哈哈大笑。俄罗斯庄稼汉就是在如此严寒中温暖着自己的精神和肉体。

大车队迅速朝前移动，带着小跑驶过缓坡，冲上了高地，来到一处小白桦树林——这片大原野中惟一的一块小森林。可怜的小桦林丛给人一种多么奇妙而又伤感的景象啊！它似乎长时期遭受着飓风的袭击或被巨雷轰过：整个扭曲了模样。幼小的树干盘绕成各种形状，弓着身子将自己的柔弱枝头嵌入雪堆中，那样子好像在竭力往外拽拉它们。较老一些的树已横腰断裂，树桩高耸那里；另有一

些桦树四分五裂躺在地上，树身朝旁边斜歪着。“真是怪事！”一个年轻的庄稼汉说，“是哪个树精林妖把白桦树弄成这个惨样？”——“不是妖精干的，是霜！”一位老人回答道。“你瞧，那树杈上粘着多少霜啊……这可是重载啊！要知道，霜下面是一巴掌厚的冰，常常是偏向一边，用不上半夜就能搞成这个样子。等到冰雪开化时，还会活过来的，不过不是每年都会碰到这种事，一旦它能缓过来，那年头准会有好收成。”——“可又怎么对付霜呢？……”年轻人接过话头，想要问个究竟。然而，老人这时注意力已不在这里了。他眯缝着双眼朝四面望了一阵，跛着脚走到路面中间，声色俱厉地喊了起来，“小伙子们，别扯个没完没了啦！离大车店还远着哪，眼看就要黑天啦，难对付的事还多着哪。抓紧缰绳，坐牢靠，马赶麻利点儿！……”老人一声唤，众人无不响应。大家对这位饱经风霜的老者十分敬佩，因为他有一双洞穿一切的眼睛：透过晴空能发现阴云，穿过寂静可看到暴风。尽管大家暂时没有见到什么异样，可是人人都生怕发生什么意外事故。赶车人听话地飞身爬上车座，拉起没带嚼子的马笼头上的发亮的缰绳，随着几声响亮的吆喝，大车队从树丛里窜向慢坡道，迅疾地朝前方跑去。

一切仍如方才那样：天空无云，大地无风。太阳向西方倾去，用自己的歪斜光辉从一望无际的庞然雪原滑过，把后者涂上一层钻石色。被霜压得肢体变形的树丛，披着自己那冰饰的外衣，从远处望去，宛若一座座奇妙的形状各异的、闪烁着宝石光辉的方尖碑。一切都是那般瑰丽……黑琴鸡聒噪着从眷恋的树丛里飞出，到高处寻找栖身宿地，马匹吭哧着，打着响鼻，嘶鸣不已，好像在彼此打着招呼。突然，泛白的一朵云彩，宛若一只大兽的头颅，游动在天边；从东朝西刮来一阵稍能感觉得到但却刺骨般凛冽的风，——此时，将身子微微弯一下便会感觉得出，整个无际雪原正鼓起一阵微波，继之这波澜陡地澎湃起来，发出蛇一般的呜咽，声音虽低微沉细，但却令人毛骨悚然！经常同灾祸打交道的大车队，熟知自然界的各种危险征兆，此时会迅速奔往邻近的村落或大车店，不再去寻找前方的投宿地点，哪怕只有几俄里的路程，也不冒险。灾祸往往会降临在那些缺乏经验的旅人身上，他们没能及时赶路，失落在这荒凉的原野，周围几十里外看不到任何一处人家！

这个车队便遭遇到了惨祸，这个出发后一路欢声笑语的车队由18辆车、10名车手组成。他们运载粮食到奥伦堡去，打算在那里卖掉（哪怕售价不高），然后到伊列茨卡亚扎希塔运购岩盐返回，待春天道路泥泞走不动时，会在家乡邻近的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他们登上奥伦堡大路，横穿一直延伸至亚依克（现名乌拉尔斯克）的名为大高原的平顶山峦，这里有一条著名的哥萨克路。尽管经验丰富的

老车夫已预见到即将有暴风雪来临，但毕竟路途遥远，马匹羸弱，途中给马饲食又耽搁了一些时间，遭遇厄运已是不可避免……

原先那朵白云此时已迅速从东方腾起，当西坠的太阳在远山后面收拢了自己最后的几道白光时，大部分天空已被一片巨大雪云遮蔽起来，从里面纷纷扬扬朝下洒起了雪的灰尘。于是，雪原沸腾了；在风的正常吹拂中就已经时而听到远方传来的如同婴儿的哭泣声，时而传来如同饿狼的嗥鸣。“小伙子们，晚啦！”老人大声喊道。“站住！咋使劲儿赶马也不中用啦。咱们还是一步一步往前挪吧。若是不迷路，上帝会可怜咱们的。彼得洛维奇，”他朝一个身高体壮但岁数却并不小的庄稼汉说，“你来赶车断后：你的枣红马虽然不太麻利，可有耐性，不会拉后的，而且你这个人从不打瞌睡。前前后后多照看点儿，别让谁掉了队；我现在到最前头去！”说罢，老人在大家的帮助下，把他的车朝队前面推去；彼得洛维奇把车赶到路边，朝后面掉头；人们好不容易把那匹马从雪堆里拽出，让彼得洛维奇的车排在马队的后面了。老人摘下了头上的猢狲皮帽（那是他用秋末结冰时跌断了腿的那匹小牙口肥马同县长交换得来的），手划十字祈祷上帝，然后纵身跳到车座上，“嗨，小灰马！”他说，虽然口气听起来不那么愉快，但却相当坚定，“你可不是一次两次救过我的命啦，这次你再帮我一回吧！可别走岔了路啊！……”话音一落，大车队便跨步起程了。

白色雪云铺天盖地增长起来，火红的晚霞迅速地被遮上一层密密的灰网。夜突然降临了……暴风雪肆虐人间，宣泄自己的全部凶残。旷野上旋起了寒风，深深钻入雪原下面，掏出一捧捧天鹅绒般的雪团，抛向天空……周围的一切披上了难以穿透的白色昏暗，犹如那漆黑难辨的秋日夜晚！一切都混合在了一起，一切都聚成了一团：大地、空气、天空幻成了沸腾的雪灰漩涡，这雪灰使人目眩，叫人窒息；怒吼，鸣叫，哀号，呻吟，喷涌，敲击，转动盘旋，上冲下贯，像蛇一般缠绕不已，扼杀它所遇到的一切生物。

即使遇事不慌的人此时也会血凝心停，不是由于寒冷，而是由于恐怖，因为暴风雪肆虐时，寒冷的程度反倒会降低下来。这就是北方冬季自然景象的狂暴场面。人丧失记忆，失掉理智……这也是某些不幸死亡的主因。

满载着粮食的车队在雪原上吃力地爬行着。道路打滑，车轮总是外滚，马匹不时往后坐臀。车上人大部分都下到地面上徒步跟行，雪深过膝，终于力不能支；马也大都累得气喘吁吁难以挪步了。然而，老人那辆车的灰辕马，尽管在前面开路，要比其他牲口累得多，但仍然低头猛拉不已。老人看到车队如此情况，不得不叫停了。他把庄稼汉们召到自己跟前说：“伙计们，没法子，听天由命吧：咱们

只能在半道上过宿了。把大车集拢到一起，卸下马，围成一道圈子。把车辕子系住，抬高，用毛毡子裹上，咱们坐在下面，像钻窝棚那样。只指望老天能长眼，指望哪个好心人能从这里路过喽。咱们恐怕不会冻死的吧！”

老人这番古里古怪的话听起来着实令人可怕，但他所提的建议的确又是惟一可行的自救方法。不幸的是，车队中有几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年轻人。其中一个（他的马并不像其他马那样疲惫）听了老人的话，硬是唱反调：“得了吧，老爷爷！你的老灰马累垮了，咱们大家也得跟你一块儿玩儿完不成？你已经活了这么大年纪，反正无所谓了；可我们还想继续在世上过生活哩。到前面大车店也就不过五俄里，不会再多了。弟兄们，咱们赶路！让老爷爷跟那些乏劲儿的老马一起留下好啦。若是上帝让咱们活到明天，咱们会回来挖他们的。”不管老人怎么反复劝说，还给这几个年轻人看自己的马，说它并未累垮；也不管彼得洛维奇和另外两个庄稼汉如何极力支持老人，一切都无济于事：有六个人赶着十二套车朝前挺进了。

暴风雪越来越凶猛。狂风怒吼，大雪纷飞了一夜，第二天又是一整天也未停歇，因此路上见不到任何一辆马车。原来深深的沟壑变成了高高的雪丘……后来，一直翻腾的雪洋波涛稍微平缓了些，天边还透露出了几块蓝底儿。又过了一夜。狂吹怒卷的风终于息了，雪也停了。荒原呈现的是一片突然冻凝了的汹涌的海洋场景……明亮的天边滚动出了鲜红的太阳，它的光辉跳跃在波浪起伏的雪海上面。一些躲过暴风雪的车队和其他单行车辆又都开始起程了。

就在这条路上，另有一个车队空车从奥伦堡返回。突然，前面的车撞到了几辆车的辕头，那些辕头露在大雪堆外，它们的旁边凸起着几堆白雪包，样子像是草垛或粮食堆。车上的人仔细审视，发现从车辕旁的雪堆里在断断续续往外冒着水汽。他们恍然大悟，立即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开始扒雪，从雪堆里挖出的正是那老人、彼得洛维奇和他们的两个同伴：这四个人处于神志不清的昏迷状态，活像在树洞里猫冬睡懒觉的旱獭。他们身旁的雪有些融化，说明他们尚存有体温。人们把四个人抬出雪窝，用爬犁飞快运到大车店（它其实离这儿并不太远）。寒冷但却新鲜的空气唤醒了他们；他们开始动弹了，睁开了眼睛；但他们仍然没有恢复记忆，如同傻子一般，意识处于混沌状态。在大车店里，没有把他们立即移进屋里去，而是先用雪狠擦他们的头脸手足，给他们喝上一杯酒，然后才安置在炉旁和侧壁之间的高板床上。——他们实实在在地睡过一觉后，开始恢复知觉，保全了性命。

那几位勇夫（也许说愚夫更好些）跟随那位青年英雄走后，大概很快便逃

失了方向，他们恐怕是按照惯常的方式用脚试探软雪，寻找硬路，东扎一头西插一腿，最后筋疲力竭，全都被冻僵了。只是到了来春，人们才找到这六人的尸体——各种姿态都有，其中一个小伙子居然已经爬到那家大车店旁，背靠着板墙坐在那里……

【作者简介】 谢·阿克萨科夫 (1791~1859)，俄罗斯作家，以散文写作为主。作为一个生活优裕的贵族庄园主，阿克萨科夫对自然有着超出常人的热爱和异乎寻常的敏感。在描写自然风光、狩猎、钓鱼、捕蝶和其他家庭轶事等回忆录作品中，艺术与科学、自然与社会融于一体，其渔猎散文在俄罗斯文坛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深远。著有《家庭纪事》、《行猎录》、《暴风雪》、《钓鱼笔记》等作品。

阿克萨科夫对俄罗斯语言的运用非常娴熟，屠格涅夫称赞“是典型的俄罗斯语言，亲切而直率，灵活而精巧，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没有任何陈杂多余，没有任何牵强附会——用词的流畅和准确均相当出色”。

【专家点评】 俄罗斯壮观的原野蕴育着无尽的欢乐和勃勃生机，但肆虐成性的大自然也可以在瞬间予人以毁灭。正如文中这个货车马队所经历的，当他们在雪原上奔向希望的时候，小小的错误决定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阿克萨科夫细致入微、不动声色的笔下，俄罗斯原野在希望与毁灭之间显示了自己独特的魅力。

郊游 (一个南方人来信的片断)

格里鲍耶多夫 / 著 吴泽林 / 译

登高！登高！离开我们那街市上、广场上嘈杂纷扰、尘土飞扬、憋闷单调的生活远些吧。无论到哪儿都行，只要那儿空气清淡些。从那儿望去，密集的建筑都汇成渺远的一点，整个城市就像是一个极微不足道的活动中心，一个沸沸腾腾的蚂蚁窝。可是，哪儿才能登得这么高，高得能摆脱这彼得堡的凡俗境界呢？——上帕尔戈洛沃去。

6月21日的上午，我们顺着从维堡关的那条有名的大道走下来。这里可不是景色怡人的郊野！大自然竭尽全力在泥沼中栽下一株株凄凄惨惨的杉树，而居民则把它们不断地烧毁。烟气蒸腾，天色朦胧，脚下沙子吱咯作响，所有这一切都不让旅人开心。

我们登上一个又一个小山坡，大约走了六俄里的光景。座下的马匹累得喘着粗气，而我们却渐渐感到心旷神怡起来。由此可以眺望冠峰无尽的苍苍密林。同样也是这种云杉，如果是在它们秃枝疏叶的稀落落的树阴和枯死的针叶下面，那么一点儿趣味也没有。而现在，山丘陡坡上的云杉，那锥形的树冠像被削成一派平川，再看不出株株杉树的形状。我们脚下，是一片迤邐伸向远方的翠绿色林带，那一望无际的景色使心灵感悟着一种高渺的神思。——在同和我们一样的人，或是高于我们的人的交往中，正是我们这些对人对己都不满意的人，心思间或会神游于那莽莽人世之上。而这悠悠岁月中的真理和迷误的林海波澜是多么宏大壮观，它从四面八方远远伸展到我们的视野之外。

大道左边几俄里外是一个简朴的乡村教堂，它茕茕然建在一个岬形的缓坡上，坡底是一潭幽静的湖水；右边是一排农舍，而里边人迹杳无。这一切又激起一种别样的情思。翩翩的白衣娇贵和在她们身边忙碌不迭、大献殷勤的人们也让人颇有联想……是什么，又欲辨不能；不过在这里，这帮人已很少关心那种种繁文缛

节了。

我们心目中的乐土就在前面了。登得愈来愈高。四周风景如画：安谧的丛林，橡树，还有美丽的松树。它们有的几株成群，婷婷立在正在成熟的田野上，有的俯临着一汪清池，有的环绕着迤逦的山丘，在它们的浓阴之下，山道蜿蜒直上山巅——终于来到这儿了。

于是，大家沿着花园那边的阶地，拾级而上，奔向一个绿草茵茵的坪地。人们说，透过周围的林木，可以看到远处彼得堡座座巍峨的塔顶。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看到的只是我们刚刚绕过来的那片如梦如画的湖水。再远处，一切便都沉浸在一派灰蓝色的濛濛雾气之中。这一来，一个期望中的景观落空了，就像诗人的才思常常由于表达的失当而黯然失色。我们不再去看那优美的远景，而是欣赏起近处的景色来。在我们的眼底下，在一泓泓静谧的池塘边，在一丛丛小树林里，在笔直的林阴道上，闪动着一群群姑娘的情影。我们走下山坡，跟随着她们。在林中徜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忽然，我们听到阵阵悦耳的舞曲声。从我们刚才到过的那高坡上传来的有男人的歌声，也有女人的歌声。多么亲切的故乡的歌声啊，你们从神圣的第聂伯河之岸，伏尔加河之滨流传到了何方？我们立刻往回走：在原来的那块草坪上已经聚满了淡黄头发的农家姑娘。她们都饰着绦带，戴着项链；还有一群唱歌的小伙子，他们之中有两个人的豪放神态和挥洒自如的举止最让我喜欢。我靠在一棵树上，不由得把目光从嗓音嘹亮的歌手们身上转到那些观众的身上。这是那个受到扭曲污染的半欧洲人的阶级，我也属于其中的一员，他们觉得听到、看到的一切都那么粗野古怪。这些歌声引不起他们心灵的共鸣，这些服饰他们也觉得离奇怪异。是什么魔法使我们在自己人民之中变成了格格不入的陌生人！芬兰人和通古斯人很快就和我们打成了一片，甚至超过我们，成了我们的楷模，而我们同根同族的人民却和我们这些人分离，永远地分离！倘或一个外国人偶然来到这里，如果他不了解这整整一个世纪的俄国历史，那么他必定由这种迥异的风习，断言在我们这儿，老爷和农民是出自两个不同的民族。他们的风俗习惯还没有来得及融为一体呢。

歌声绵延不断，人们齐声唱道：“沿着伏尔加，沿着母亲河，顺流而下……”年轻的歌手们都坐在草地上，和着欢乐的节拍鼓着掌，模仿划桨击水的均匀节奏。还有两个人站在那儿，这就算首领和大尉。往昔的岁月啊！这民间演唱在我的脑海中一下子唤醒了那些往昔的记忆：那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的时代。那时，一伙强人跳上几艘轻快的平底木船，就沿着阿赫图巴河，沿着布赞河顺流而下，闯入汪洋大海，从沿岸一个个城池村镇掠夺贡品，既不恤于少女的倾城美貌，也不怜惜

老人的苍颜白发。按照夏尔丹的说法,在那奢华的非罗扎巴德,连阿拔斯王的金碧辉煌的宫殿也受到威胁。之后,这些强人贪婪致富,便带着数不清的金银、玉帛、奇珠异宝奏凯而归。那里等着他们的,是爱情和友谊;人们欢庆相迎,高歌赞颂。

时光荏苒,北方的夏日永远是这样,快到落山的时候,便似乎停止不动了;我的同伴劝我登骑再行,去攀登另一条山脉。我们座下的马在这儿活像一匹匹走山路的驴子。不过,我们此行并没有什么结果。只有微微的倦意,有益于健康罢了。一路上飘散着燃烧的草根冒出的烟气,暮色中太阳宛若夜空皓月一般。又回到了帕尔戈洛沃,由这儿再进城,依旧是原来的道路,原来的愁思,更加上那令人愀然的气候!在下一个丘陵时,我们一下子陷入到地窖般潮湿的空气中,森然透骨。愈走近彼得堡,感觉愈坏;两边败草丛丛,倘若拐到那里,就会发现全是水草丛生的泥沼。路上没再遇上什么人,除了几个当地的芬兰人,个个白头发,死气沉沉的眼神,浑浑噩噩的脸孔!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格里鲍耶多夫(1795~1829),以经典诗体喜剧《智慧的痛苦》(1825)著称。该剧辛辣嘲讽了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传神,对确立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被盛赞为俄国戏剧中的“明珠”。在散文创作方面,格里鲍耶多夫也留下了堪称“俄国现实诗情描绘的最初范本”的游记体随笔《郊游》(1826)。

1826年,格里鲍耶多夫因十二月党人案受审,之后在外务部供职时又因宫廷侍从和近卫军军官的决斗而受牵连,1828年被政治流放出使波斯(伊朗),次年因使馆遇袭而丧生。

【专家点评】 《郊游》以朴素、准确的写实笔法,描述了假日去彼得堡郊外登山小游的经历,抒发了作家对于贵族知识分子远离人民的忧虑和沉思。由对日常琐事的记录和即兴感触而引发对时政的议论、对历史文化的沉思,并从中体悟人生的况味,格里鲍耶多夫散文成为日后俄罗斯散文特色的滥觞。

一八二九年远征时的埃尔祖鲁姆之行（节选）

普希金 / 著 刘文飞 / 译

我本该走途经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的道；但是我却拐上了直通梯弗里斯的大道，牺牲了库尔斯克餐馆中丰盛的午餐（在我们的旅行中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也没有去访问哈尔科夫大学，那所大学还抵不上库尔斯克的餐馆。

到叶列茨的路非常可怕。我的马车多次陷在泥泞之中，那泥泞不亚于敖德萨的泥泞。我常常一昼夜还走不到五十里。终于，我看见了沃罗涅日的草原，在绿色的平原上自由地驰骋。在新切尔卡斯克，我遇见了普希金伯爵^①，他也要到梯弗里斯去，我们决定结伴而行。

从欧洲向亚洲的过渡一刻比一刻明显了起来：森林消失了，丘陵逐渐平缓，青草越来越密，显出了更旺盛的生命力；出现了一些在我们的森林中见不到的鸟；鹰蹲在当作大路路标的土墩上，它们像是在放哨，傲慢地打量着旅行者；在丰饶的牧场上，

一群群野性的马儿，

在高傲地漫步。^②

卡尔梅克人分散在驿站小屋的四周。在他们的帐篷旁，一些丑陋的、毛茸茸的马儿正在吃草，您在奥尔洛夫斯基^③那些出色的画中能见到这样的马。

这几天里，我造访了一个卡尔梅克人的帐篷（格状的底架上蒙着一层白毡）。全家人正准备吃早饭。一口大锅支在当中，烟从帐篷顶部的一个窟窿中飘出。一个相当好看的卡尔梅克姑娘在缝着东西，同时抽着烟斗。我坐到她身边。“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你多大了？”“十八岁。”“你缝的是什么？”“裤子。”“给谁缝的？”“给自己缝的。”她把自己的烟斗递给了我，吃起早饭来。锅里煮的是加有羊油和盐的茶。她把自己的盘子递给了我。我不想回绝，便努力地屏住气，抿了一口。我想象不出，还有哪个民族的厨艺会做出比这更难吃的东西来。我要

